但那个疯狂的科学家，她之前一直以为只是她的古怪老板的科学家，只是微笑。"那只是物理上的变化，我可爱的小兔子。我可爱的宠物。现在该进行心理上的变化了。"

她抬头看了看那两个天线，意识到它们都直指她的大脑。哦，天哪，它们这整个时间都只是在热身！

它们启动了。一切都消失了。她甚至不能说话。不能呻吟。她的声音中断了，感觉也消失了。当她的心智被一点点地拆解和重塑时，她短暂地漂浮在一个白色的虚空中。重铸。她多年来积累的知识被剥夺了，她作为实验室助理的多年经验，以及在那之前的学习。她的男性自我被撕裂，不是完全摧毁 - Irvine可能不希望那样 - 但足以使她新的女性代词牢固而快速地嵌入。她的智力被削弱。她从未想象过一个人能真正感到自己变得越来越蠢，但她确实感到了这种感觉。突然，她身边复杂的设备毫无意义。她曾经用来表达恐惧的词语毫无意义。甚至她解

它们发射了。一切都消失了。她甚至不能说话。不能呻吟。她的声音断了，感觉也消失了。当她的思绪被一点点地拆解和重塑时，她短暂地漂浮在一个白色的虚空中。重塑。她多年来积累的知识被她剥夺了，她作为实验室助理的多年经验，以及在那之前的学习。她的男性自我被撕裂，不是完全摧毁 - Irvine可能不希望那样 - 但足以使她新的代词坚固而快速地附着在她身上。她的智力被削弱。她从未想象过一个人能真正感到自己变得愚蠢，但她确实感到了这种感觉。突然，她身边复杂的设备完全不可理解，她曾经用来清晰表达恐惧的词语不可理解。甚至她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消失了，所有告诉她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来逃离这里的线索都变成了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的风。其他一些事不知怎么地，进入了她的头脑。她想到了可爱的裙子，性感的高跟鞋，如何展示她那惊人的胸部和完美的臀部，还有她那绝妙的、宽阔的一套生育系统。

哦天啊，我完全可以生孩子！

她在思考之前就咯咯笑了出来。然后虚空结束了，旋转停止了。她又回到了手术台上，双膝虚弱，跪在地上，她的女性特质已经完全呈现出来。

"你究竟对我做了什么，你这个笨蛋丈夫！？"

她惊呼着，蓝色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本想称呼他为‘混蛋’，但是反而感觉对他恭敬而充满爱意的称呼更合适。

"哈，看来效果出现了，哈特福德！"

"是的，主人。"

欧文像一个疯子一样露出得意的笑容，简妮现在知道他就是一个疯子。

等等，简妮？我不是简妮！我是简妮！我的意思是，我是简妮！

"为什么我想不起我的旧名字？"她问，眼泪快要掉下来了。

欧文在哈特福德解开她的束缚时，抚摸着她的脸颊。"因为你现在是我的简妮，亲爱的。我的性感、淫荡、愚蠢的金发妻子。我美丽的花瓶。你现在就只想做我的花瓶，对吧，简妮？"

她想反抗。她想杀了他。但凌驾于她的强制力却有其他的打算。她的乳头在睡袍下硬了起来，这让她感到如此不适，她完全脱掉了睡袍，赤裸身体。就在那时，她才意识到这个行为是多么愚蠢。

"哦，这太傻了！现在我完全赤裸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欧文笑了起来，看着哈特福德。"现在或许是时候测试一下性欲的变化。毕竟，你对我总是欲求不满，对吧，Janey？"

头脑中飘过很多思考，但这些思考都模糊且互不相同。她以前可以全部把握它们，但是她现在哪怕仅仅是考虑一下下也太复杂了。所有关于恢复身份和逃生路径的想法，这一大堆意义无法被得知的词语让她头疼不已，但她能理解的是她新的阴部的湿润感和急需丈夫的手抚摸她丰满的胸部的强烈欲望。

"哦，我感觉到湿湿的了。这太不对劲了。你不能，就是说，这样对待我！"

"我可以，而且我已经这样做了。而且你想要我，对吧？"

她咬住嘴唇，不管怎样还是点了点头。她的长发垂在臀部，她下意识地摆出了一个姿势，一只手放在她宽阔的、适合生育的左臀上，另一只手梳理着头发。这个动作如果她还是男人，一定会肉棒猛烈地挺立起来。

"可能....我猜。我是说，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荡妇！我想恨你......但是我的天。我太饥渴了，亲爱的！"

她将一只手降低到她的大腿之间，慢慢地摩擦她敏感的阴蒂。她呻吟着，已经很需要了，但这还不够。她需要她的折磨者。她需要这位好心的医生的关爱。

"求我，"他命令她。仅仅他的主导权就让她膝盖发软。

"请-请，操我。"

他摇了摇头。"不在这里。快点，我想在楼上把你操得神志不清浑身发抖，我亲爱的蠢姑娘。"

他迅速动身了，她感到极度强烈的冲动去追随他。她的恨意仍然存在，羞愧和屈辱也在，但是她越是变得饥渴，性就越是她能思考的全部。

"好像，这个地方就像个迷宫一样！"

"这是一条单向楼梯，Janey。"

"哦我的天！你说的对！天啊，你把我的脑袋弄坏了！"

"我让你变得更快乐了，来吧。”

仅仅一个“来”的字眼就让她呻吟起来。欧文抓住她娇小的手，用他那硬而有力的手带领她上了门厅的楼梯，走向他的主卧。那间房间巨大，老式的，空间非常宽敞，房间中央是一张带有透明帷幔的双人特大号床。这给了她一种她是某种后宫妃子的形象，被引上来取悦她的主人。尽管是她自己，这也让她兴奋地打了个寒颤。

天哪，我在做什么。我不想和他做爱。但是天啊，我真的很想他的大鸡巴在我体内！

突然，欧文把她转过来。"现在是时候教你什么是做女人。我的女人。你愿意成为我的完美花瓶妻子吗？"

"不，不愿意。"

"再说一遍。"

"哦！是的，我愿意！只管操我吧！求你了！"

他抓住她裸露的肉体，挑逗她跳动的乳头，捏揉她坚挺的乳房。这感觉太好了。简直是她记忆中最美妙的感觉，尽管当她敏感的身体被触摸时，甚至很难思考回忆。他把身体压在她身上，她感觉到他的坚硬，他的巨大的鸡巴抵在她平坦的小腹上。

"嗯嗯嗯，"她感性地呻吟起来。她只是想象他的鸡巴，就使她的新阴道感到无比的饥渴。

"这么完美的大胸部，"他咧嘴笑着说，"我想吸它们。"

"不，不要...我不要-哦，天哪，求你吸！它们，就像，太需要你的嘴唇了！用你的舌头！"

他照做了，低头吸吮她的左乳头，然后是右乳头。当他被他摧残时，她不禁颤抖，体验到难以置信的快感。他结实的手握住她的大腿，手指游走伸进她完美的臀部的肉里。她在他的触摸下微微尖叫。这感觉太强烈，太羞辱了。这一切都绝对是错的！然而，完全顺从她以前的雇主的统治却又那么好。

"进入我，"她呻吟起来。

"嗯？"

"我需要你进入我。求你了！这太恶心了，但是我真的很想要！天哪，我真是个愚蠢荡妇！但是我太需要你的鸡巴在我体内了！"

他以熟练地动作，轻松地将她抬起，让她躺在床上。她的乳房在胸部重重地晃动，因为重力的作用而稍微平一些，但仍然大得惊人。它们稍微溢出了她的上臂，那一刻，她知道自己一定看起来像一个梦中的美女。

"我要操你，"欧文说。"我的完美妻子。我要每天操你，你明白吗？一旦我们开始，我就不会停下来。我要在你体内射精。你会爱上它的，每一天。每天你都会给我甜蜜的口交，为我做饭和打扫，仰慕我的高人一等的智力，崇拜我走过的地方，同时知道你过去的自己还被困在内心，尖叫着逃出来但又因为愚蠢和傻气无法成功。而且你会希望这样，不管你有多么讨厌它。你明白吗？"

她不明白。这是最糟糕的部分。她已经变成这样一个花瓶傻白甜，唯一关心的就是他的鸡巴，和以后可能吮吸它的可能，以及吞下他美味的精液。她就是这样一个对鸡巴饥渴的妓女，一个未来的妻子，她为失去去做其他任何事的理性而内心哭泣。

但是她需要那个鸡巴。

"我明白了。现在请操我吧！求你——哦！"

他做了。在她说完句子之前，他就将坚硬的鸡巴紧贴在她新生的阴部，分开她的通道来让自己进入。她尖叫起来，无法抵挡自己被迫形成的愚蠢花瓶女的人格，接纳他的全部长度。他很大，至少有八英寸长，而且很粗。这超越了她曾经感觉到的一切，她的阴道湿润的内壁立即紧紧地包住他的阳具，将他所有的一切都挤出来。

“啊！好大！”

“我还没完全进去呢。”他咕哝道。

他继续推进，她很快发现自己把双腿缠绕在他身上。她开始呻吟，而他开始抽插，在她的身体里进进出出。他一边支撑自己，一边用另一只手揉捏和抚摸她的左乳，然后换到右边。他低下头，开始舔吸她的乳头，这只让她蠕动地更激烈。他仍然在撞击，他的巨大阳具一次次深入她的身体，让她的躯干充满痛苦的快感。

“嗯！我在操你！天啊，你也在操我！感觉太好了！天啊，为什么感觉这么好！”

“因为——啊——你是我的，珍妮。我美丽的愚蠢花瓶妻子。永远的，我会让你达到高潮。”

“嗯！快点！我需要！我不想这样，但是我需要！”

她哀叫，她的气泡女高音使她听起来比之前更像个愚蠢的花瓶妻子一样。当欧文将脸贴在她的胸口，再次舔她敏感的乳头时，她几乎就要达到高潮了。天啊，感觉太好了。她虚弱，顺从，愚蠢，她本不应该是这样，但现在她无法不是。

她想让他在她体内射精。

“嗯！快去了！我快去了！我们必须在我们——啊！！！”

她呼啸着，声音高亢清晰，痉挛带着欢愉。她在他的背上抓挠，以回应不断震荡穿过她身体的高潮。当她抱着他时，欧文身体紧绷，肌肉突出。然后，在他巨大的阳具最后一次猛推进入她时，她感觉到它在她体内跳动。他的热精液喷射进她的通道，进入她等待的子宫。

“天啊！把我填满！把我填满！”

他的一泡又一泡精液进入她，每次他的精子接触她的内部性器官，她都会再次高潮。她疯狂地笑着，不想笑但无法停止，最后一股精液进入她。他倒在珍妮身上，脸埋在她丰满的乳沟里。两个人相互依偎，由于做爱而稍微出汗。大约过了一两分钟，欧文从她身上滚下来，他的大阳具从珍妮新生的女性器官滑出。

“唔！”她重重喘息着，本能地靠近她新的主人。他只是以占有的方式微笑，一边玩弄她的胸部，一边审视她的身体，仿佛她是一个漂亮的装饰，而不是他操纵和改造成他的妃子的人。

“对，”他用深沉、像糖蜜一样的声音说。“你会很完美的，珍妮。太完美了。”

她在恐惧和喜悦中颤抖。

/ W8 v4 W) v( I6 w" h  
# a' R1 t! J2 b  
/ j5 @- b1 J1 N% A- ]% `4 h7 i  
( T7 G- W2 C& c\* I

Janey第二天早上醒来，感到昏昏沉沉的。她的思维仿佛减慢了，模糊了，从根本上被削弱了。她紧贴着另一个人的身体，当她睁开眼睛看到那是欧文，那个本应该是她的导师的博士时，她才意识到不仅他们两个都赤身裸体，而且她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非常没头脑的、性感的女人！

“天哪，”她说，“我，像，完全是个女孩。这是真的。”

那个男人转过身，已经醒了，盯着她看。

"我的宠物，"欧文说，伸过手去揉她敏感的乳房，"你记得昨晚的事情吗?"

她记得，虽然都是模糊的。他做了...某些事情。用那些小装置。和她的...牛仔裤有关? 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但她知道她应该理解它。但是她对‘牛仔裤’的所有知识（虽然她肯定她知道时尚，对吧？）好像都从她的头脑中完全消失了。她紧张地笑了笑。

"好像，你把我变成了这个你的性感花瓶妻子。"

"是的。"

"你不打算把我变回去，对吧?"

他慢慢地摇摇头，再次表现出他虐待狂，控制欲强的一面。这并没有让她简单地感到恐惧，反而让她发现自己感到兴奋了。

“噢，天哪。这，像，全错了。但我为你，我的性感老公，感到超级兴奋！”

只是说出这些话就让她生气，但事实是她又一次过于兴奋，无法抵抗。

"这是好事，因为我那大鸡鸡——那个昨晚让你那么顺从地叫出声的，已经准备好了，珍妮。"

她将赤裸的大腿摩擦在一起，已经感觉到她下面的唇湿润了。她知道自己是个超级色情的小贱货。她不应该是，但她怎么能终止这一切呢？好像，对于像她这样可爱欢快的大胸女孩来说，男人掌握统治权力是不是很有道理吗？尤其是她又是那么的蠢笨？

这些是她头脑中快速闪过的想法。好吧，至少也算是是缓缓漫步。当她感觉到他的硬度抵在她身上，他搏动的阴茎的坚实时，甚至很难思考这些。她准备爬到他身上时，他阻止了她。

"恐怕不行，亲爱的。我想让你用你的嘴。我想让你给我口交。实际上，我要求从现在开始每天早上都要一个。"

她的嘴巴分泌了大量唾液。她的需求几乎让她口水流下来。用她丰满的嘴唇包裹住他的龟头，这是个过分性感的画面。于是她这样做了：她低下头，拉开被子，张开嘴巴，尽可能地吞下他惊人的粗大。有一瞬间，一种恐惧的寒意在她身上跳跃，内心的男性声音大喊着，这不是她应该做的。

但然后，就像以前一样，欲望接管了一切。现在她太笨了，以至于无法适当地凝聚意志力，来发现为什么会这样。当她舔他的龟头时，她开始呻吟，他则在快感中咕哝一声。他将手有力地放在她的头上，确保她不能停止对他的口交。她也不想停止。尽管这行为对她来说是陌生的、外来的、完全非男性的，她却有一种深深的需求去满足这个男人。她摩擦着他的茎，温柔地，然后有力地爱抚着它，同时在他的鸡巴上下吸吮，直到最后他把她的头使劲往下推，差点让她呛到。他直接射进了她的喉咙，她被迫吞下每一滴白色，奶油状，咸咸的液滴。单是精液的味道就让她高潮了。

"完美，我的宠物，完美，"疯狂的科学家说。他把她拉过来靠着他，一起躺在床上，他的正面紧贴着她的背部，抓着她的D罩杯的大胸部。她呻吟着，舔着嘴唇，但在那愉快的口交之后，一种深深的厌恶慢慢地渗了进来。她厌恶自己，也厌恶这个男人。他对她做的事情是不公平的。她应该，好像，是个男人，对吧？她的思绪太情绪化了，眼泪充满了她的眼睛。

"这不公平！"她抱怨道。"我不想成为你的荡妇妻子，虽然我擅长这个。”

"已经太晚了，我的亲爱的。你不再知道如何操作我的机器，或者任何关于基因的知识。你是我的，你会永远是我的。”

她在愉悦、愤怒和恐惧中呻吟着。

"你的，"她重复道。"哦，天哪。我，像，完全是一个疯狂科学家的宠物，或者什么的！"

"你确实是。你确实是。"

他说这话时的语气充满了骄傲和自满，这只会让她更生气。但她能做的只有攥紧小拳头，尽力想办法阻止他。

但她漂亮的小脑袋一个也想不出来。事实上，她很快就转变方向，开始想象自己可以穿什么可爱的衣服来让她的老公再次兴奋起来。

, f: r$ A2 H  Y- R# m! C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Janey不得不适应作为一个疯狂科学家的性感金发花瓶妻子的新生活。从某方面来说，他确实疯狂。他对权力和控制的欲望，即使在她被削弱的心智看来也非常明显，从他安排她的一天，到他向朋友展示她，再到他揭示他的这位之前的学生究竟遭遇了什么命运，以及哈特福德这个老仆人的真实身份都可以看得出来。但她首先适应的是日常惯例。

每天早晨，Janey醒来。她短暂地会记得自己曾经是男人的感觉，甚至还能捕捉到一丝作为一个思考的、有智力的人类感觉的火花。但然后，她新身体的淫荡本性会接管，她会被迫按照她被赋予的指示行事。她会把床单拉开，俯身到她主人的生殖器上，开始用温柔的挑逗、吻和舔来唤醒它。这感觉很美妙，但她总是感到自己的人格被侮辱了。但是，一旦他达到了全勃起，而且足够清醒来享受她的服务，她的这种负面的感觉也会消失。他会按住她的头，让她吸他的大鸡巴，直到最后他在她喉咙里射精，让她把他的龟头舔干净，然后再舔干净她自己的嘴唇。

从这里开始，他们会再躺在床上20分钟到半小时，直到艾尔文准备再次和她做爱，这次要么让她骑在他身上，要么让她躺在床上，他把阴茎插入她体内。她会像一个顺从的婊子一样大叫，直到他们最后一起达到高潮。只有在这时，她才能离开她的奴隶主身边，为一天的生活做好准备。

当然，在她眼里这意味着她必须打扮得像个荡妇，而且在艾尔文眼里也是如此，他很享受她经历的羞辱。穿能覆盖住她丰满沙漏形身材的衣服感觉完全不对劲，所以她只穿过窄小的露脐衣，或者紧身的正装短裙，裙子只到大腿中部，或者在休闲的日子只穿粉色内衣和内裤，即使在她做清洁和煮饭的时候也是如此，一件围裙就足够了，上面写着“亲吻厨师！”

有时候，她甚至会被给予可爱但暴露的家庭主妇裙子来穿，通常是在她被安排做清洁工作的时候。它们是蓝色或红色或者绿色的，但总是带有白色的点或者条纹，她穿上它们看起来非常非常可爱。布料在她可爱的脚踝周围沙沙作响，她知道她的屁股被大大突出了，由于她的六英寸红色高跟鞋晃动得更加明显；这使她咯咯直笑。

说这样的服装是合适的真是太轻描淡写了。因为她现在是一个家庭主妇，一个愚蠢的花瓶妻子，但无论如何是一个家庭主妇。艾尔文命令她保持房子的清洁，为他做早餐，午餐和茶，仅仅只有这些技能和时尚才是她真正擅长的。噢，还有就是以任何他喜欢的方式接受他的巨大阴茎。

他很快就把她介绍给了一些他的学术圈的朋友。像艾尔文一样，他们是一群可怕的人，显然对从他那里得到自己的花瓶妻子很感兴趣。她被要求一边为他们提供食物、茶和酒，一边穿着一个过分暴露的正装短裙，她的胸部几乎要从上面溢出来，一边公和她的主人公开调情。这些男人都摸她，但只有艾尔文在他们所有人面前和她做爱，当他在他所有的虐待狂朋友面前，在她体内射精时，她呻吟的声音大且悠长。无论这多么羞辱，她都忍不住乞求第二轮。

当她没有扮演他的花瓶妻子这一角色时，她会有时间去追求她自己的爱好。她曾多次试图阅读艾尔文的医学期刊，但这些都只是她试图理解她过去生活的徒劳尝试。对她来说，这一切都完全不可理解了！看关于女人试穿最可爱的裙子，然后对它们说一个大的“YES！”或者“NO WAY”的真人秀要容易得多，或者简单地在艾尔文上班的时候玩弄自己。或者和他们可爱的金毛寻回犬达芙妮一起度过时光。

"太可爱了！"她会喊。她的一部分会觉得，她自己都像个小狗一样行动简直是个白痴，但当她和这个"可爱小狗！"玩耍时，她的新大脑几乎无法抵抗这种方式的点亮。

当然，她喜欢它的陪伴还有另一个原因。毕竟，它曾经是在她之前的医学生。她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对她来说这都是魔法，但艾尔文一定在某件事上失败了。她曾经问过他，但只能理解其中的一部分。

"噢，我可怜，甜美，愚蠢的Janey。以前的雅各布能够理解，你无疑认为那是一个清楚的事。但是你不是第一个助手，记得吗？"

"我记得！"她兴奋地说，就好像那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她立刻脸红了，因为她变得多么愚蠢而紧张地咯咯笑了起来。他像她是狗一样抚摸她，让她感到挫败的是，这立刻让她的神经平静下来。

"是的，可怜的大卫是我的愚蠢荡妇化装置的第一个试验品。不幸的是，对他来说，它让他变得太愚蠢了。更别提他的身体没有变对。谢天谢地，那个房间里的另一个主要装置是我的一项伟大发明：一种心灵交换装置。我能够将一只狂野，凶暴的寻回犬的思想和我那个愚蠢、想要依偎在一起的前助手的大脑进行了交换。现在，瞧！他 - 或者说她——因为她现在从字面意义上是我的母狗了——是我的宠物。甚至比你更是一个宠物，我亲爱的愚蠢娇妻。

“这简直，太恐怖了！”